

纷纷红叶满阶头

■徐新

“北风潜入悄无声,未品浓秋已立冬”。秋天的景象尚未完全褪尽,立冬披着清澈高远的蓝天,踩着厚厚的落叶匆匆而来,冬天的扉页悄然间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

立冬,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:“立,建始也。冬,终也,万物收藏也。”秋收冬藏,从立冬开始,时令进入冬天。古人根据自然的变化将立冬分为三候:一候水始冰。水面渐渐冻结,但未成坚冰。二候地始冻。气温降到零摄氏度,土地表层开始冻结。三候雉入大水为蜃。野鸡一类的大鸟便不多见了,而海边却可以看到外壳与野鸡的线条及颜色相似的大蛤,所以古人以为雉到立冬后便变成大蛤。此时,天地间草木凋零、动物蛰伏、万物都趋于休止。

“昨夜清霜冷絮凋,纷纷红叶满阶头”。立冬时节是寒风乍起、万物凋零的寒冬开始之日。高远的蓝天下,日渐疏朗的枝条在阵阵轻风中时不时旋飘下几片叶子,树枝横斜,疏影交错,每一棵树无怨无悔地迎着寒风的洗礼;空旷的田野静静地躺卧着,庄稼被收割殆尽,丰收的

果实全部运回了场院。但大地总是那么生机勃勃,即使在这草木凋零的时节,麦苗齐刷刷地冒出泥土,油菜苗直起了腰杆,山茶花含苞了,枇杷花飘香了,生命的律动又开启了新的征程。

立冬时节正处于秋末,故而诗人们对着尚存的黄花落叶之景吟诗作赋。元代陆文圭的《立冬》写道:“早久何当雨,秋深渐入冬。黄花独带露,红叶已随风。边思吹寒角,村歌相晚春。篱门日高卧,衰懒愧无功。”黄花带露,红叶飘飞,村歌互答,闲情高卧,实在是一番妙不可言的景象。诗人笔下的立冬可见些许禅意。秋去冬来,树叶落尽,立冬这晚已比昨宵冷多了,客居他乡的诗人,守着一盏孤灯半轮残月,触景生情,更盼家的温暖,望月怀远,其情切切,读来颇有感叹人生的意味。

我国幅员辽阔,立冬时节在北方已是“水结冰,地始冻”的孟冬之月,在南方却还是小阳春的天气。所以诗人们应景之作也就有所不同。李白的《立冬》诗写道: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



月白,恍疑雪满前村。”“立冬”之夜,笔墨冻结,也懒得写诗了,寒炉中温起一壶美酒,边取暖边饮酒驱寒,诗人在微醺中竟将月光当作了满地雪花。细细品读,浪漫之情跃于笔端,想象奇丽大胆,实在是美妙不已。白居易的《早冬》写道:“十月江南天气好,可怜冬景似春华。霜轻未杀萋萋草,日暖初干漠漠沙。”寒霜未冻,青草萋萋,太阳暖晒大地,叶黄

像初生,诗人热切盼望喝酒的清闲。品读这些千姿百态、各有千秋的“立冬”诗,感受着立冬时节的独有景致,也是别有一番情趣,原来冬天也可以这么美的。

“落水荷塘满眼枯,西风渐作北风呼。”秋去冬来,又是一年四季轮回。流逝的时光,催人的季节,承载着生命的沉重与轻盈,在人们的辛勤耕耘中,生生不息,绵延不绝。

与瓦为邻

■陈裕

推开窗子,一片光亮袭来。对面小楼屋顶镶嵌着琉璃瓦,阳光无拘无束地在瓦上奔跑。这瓦已有些年头,阳光的“腿脚”磕磕绊绊。屋顶有些破旧,暗斑明显,光线累了,就会在那里休息。每一片瓦好像都有一个故事,述说着白天与黑夜的插曲。

瓦片的时光不属于它自己。天地呈现一种阔远的方式在瓦片的四周风起云涌。瓦片盯着这座屋顶,就像守护一个沉睡的人,它用自己的青春涂画着一段亲情的记忆。

看到瓦片的光亮,我的目光有了海洋的深邃。那里面有乡村的影子,慢慢浮上来,带着一腔乡情。那瓦似曾相识,但不是燕归来的欣喜,一股乡愁的清影牵着我的手,走到回忆的门庭。

瓦,在乡村很常见。灰色质地的

瓦是乡民饱经风雨的面容。后来,是一片片光怪陆离的瓦,坐在房顶,乡村也换了容颜。那些年的草屋被一片片瓦挤下高空的仰望,那瓦的亮光把乡村沐浴在光晕里,带着虔诚。

瓦下是温暖的小窝,瓦上是湛蓝的开阔。瓦容得一家和美的温暖,更装得下广阔的天空。瓦站在屋顶,总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寂。

我家的屋顶,就是这样一片又一片悄无声息的瓦,一片压着一片,压住风霜雨雪的肆虐;一片顶着一片,顶出晨昏与日月。

在屋顶的瓦,坐看时间的纠缠。黑夜与白昼,相互拉扯、牵绊,来来回回。瓦的眼里全是自然的秩序。一个村子的明与暗,都在与瓦的对话里,沉下去,浮上来,不争不抢,一切井然。

一片片瓦爬上屋顶,很是挑

剔。坡面的屋顶要平整,这样,瓦的姿态才能从容。我家镶瓦时,瓦匠师傅们先是在房顶抹平一层泥,稍微平整一点后,瓦片一块块铺上去。瓦的头挨着脚,脚连着头,齐刷刷,横平竖直。瓦工师傅的眼睛就是一把明亮的尺子,有经验的老师傅就是这样,不用工具,就能看出来哪个地方有些许的隆起,哪一片瓦镶嵌得不合规矩。老师傅前前后后地修正,直到每一片瓦都端端正正,他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一片瓦旧了,会有新的瓦代替。新瓦替旧瓦,循环有序,就像一个人死亡,就会有一个人出生,生死死死,万事万物都是一个道理。

我家安了新瓦,那瓦的光亮把我前面的路弄得很是澄明。屋顶的瓦有多新,我的快乐就有多久。小孩子的心里,喜怒都是形于色的,没

有城府。

我喜欢看我家屋顶的瓦,阳光在那上面站不住脚,鸟也是这样。我曾看到过一只麻雀想在瓦片上休息,可它怎么也无法把爪子平稳地放上去,试了几次,只好作罢,飞走了,也把我的嘲笑撕掉了一地。

我更喜欢雨中的瓦。一滴雨在瓦片上滚动,带着瓦片的光亮,很是晶莹。雨滴落在瓦片上,有着清脆的问候,雨的礼貌得到瓦片“嗒嗒”礼节似的回应。一场雨与一片片瓦有了交情,它们耳语了一个上午,才曲终人散。一场雨后,那瓦更亮了,连阳光都有些嫉妒了,可劲儿地向瓦片挤过来,故作亲密。

离开乡村,告别老家,我在异乡走得很疲惫。每当我的世界发暗时,想起老家屋顶上那些黝的瓦,我的心里仿佛照进了一束光。

桑榆不晚 为霞满天

■李颖婷

三原素称关中壮县,作为西北书院史上的重镇,民殷物阜,人文蔚起,有“居则岳屹,动则雷击,三原辈出忠良”之美誉,在这片文化沃土上,有一位在教育战线深耕多年,又一直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,传承发扬三原的文化源流、以文学创作书写人生华章的高产作家——张征。他以笔为舟,在文学的浩瀚海洋中乘风破浪。

张征先生自身的职业追求和对文化教育的钟爱,使得他对传承发扬三原的文化源流倾注心力。从1980年创作至今,张征先生在国家级和省市级报纸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,出版有《中学生作文90法》《美丽三原》《人文三原》等十余部著作,共计380余万字。2010年,张征先生受教育局邀请,编著了地方乡土教材《人文三原》,从此他与张征先生结缘。此后,作为其系列著作的责编,亲眼见证了六部著述——《三

原县教育志》《三原书院》《三原书院人物》《张征诗词联赋选》《清心随笔》《清峪河畔》的问世,这些涉及史学、文学、哲学领域,不同题材、不同研究主体的精品,在传达着立德树人、立言育人的价值追求,展露出“文约而义博”的审美意趣,著者赓续历史文脉的坚持和自我的不断突破可见一斑。

其中,《三原县教育志》作为三原县首部教育志,是对三原县教育历史的总结,以全面性和系统性著称。张征先生作为该书主编,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搜集和整理,详细记载了从古至今三原县教育的变迁。书中不仅涵盖了教育机构的设立、教育政策的演变,还涉及了教育人物、教育事件、教育成果等多个方面,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完整的三原县教育发展画卷。

《三原书院》《三原书院人物》这两部史学著作填补了陕西书院人物

专题研究的历史空白,是陕西书院史研究的重要成果,更是地方教育史的有机机构成部分。要了解书院教育,可翻阅《三原书院》;要熟悉书院人物,则不妨阅读《三原书院人物》。

之后,张征先生也未停下探索和创新脚步,又陆续出版了《张征诗词联赋选》《清心随笔》《清峪河畔》三部文学作品。

《张征诗词联赋选》由诗、词、联、赋及附录等五部分组成,约40万言,艺术化地再现了数十年来的所见所闻、所感所悟,不言情而情无限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展现了作者笃以治学从教、诚以立言育人的一生。读《张征诗词联赋选》,可窥见著者在古体诗、近体诗和新诗方面的造诣,尤其是于格律诗和对联见解独到。

散文集《清心随笔》包含了多篇关于生活、情感、历史等方面的随笔文章,撷取生活中的细节和场面,从描写校园秋天的别致景色到赞美祖

国河山的壮丽风光,从突破文风到构建教育新理念。而不仅仅抒怀情意,更以史学的视角去分析、思索,字里行间处处显现着积极昂扬的审美意趣和价值评判。

《清峪河畔》一书,以文学的笔触激活了环绕在清水河畔的一群历史人物,构成了一幅幅瑰丽的名人手卷;又从文化的视角讴歌了现实人物,展现了作者对故乡的深厚情谊和对历史的深刻思考。

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。十余年间,作者孜孜以求、倾尽心力打磨了这样六部体裁多样、各具特点、内容丰赡的著述。综观其作品,文风质朴却自成风味,不事雕琢犹情真意切,言辞简约而立意高远。洋洋300余万言,从起笔到付梓,无不一易其稿,作为责编我见证了其间的艰辛,既折服于张征先生初衷如磐、虽远不怠的执着,也感叹著者创作的广度和高适应度。

一碗烙面慰情思

■甘霖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味道能穿越时空,勾起我们心底最温柔的情愫。对我而言,那一碗热气腾腾、香浓四溢的浇汤烙面,便是连接过去与现在,串联起亲情与乡愁的纽带。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味佳肴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一抹难以忘怀的情思。

儿时,常常赖在舅家不回,被左邻右舍叫作“磨镰水”,至今不明其意,想必不是好话,我却并不恼,心想,只要待在舅家好吃好喝,管他呢。记忆里最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,是外婆做的浇汤烙面。那汤水,筋道味浓的香鲜,一直萦绕心头不散。

外婆做烙面非常用心用力,她说烙面筋道不筋道,全凭和面汁,汁稠了,摊不开,容易糊锅底;太稀,摊出来的烙面就不筋道,热汤一浇吃到嘴里如嚼青泥。因而,外婆做烙面汁特讲究,往往从前一天晚上开始,她将麦面倒进大瓦盆,先是和成硬面团,然后一点一点加水洗面。洗面就是将面中的面筋洗出,这样做出的烙面才会筋光平滑。这是一份体力活,需要反复抓洗,才能将面中的面筋全部洗出,形成稠面糊。然后醒一个晚上,第二天将滤出的黄水倒掉,再一点一点加清水用饭勺顺时针搅拌,直到勾起的面汁扯黏线,就可以开始摊面了。

外婆摊烙面的时候,我和小姨就扒在灶头的沿上,看她汗流浹背地忙活。小姨长我三两岁,有时候外婆忙不过来,小姨就搭把手,小姨用麦草烧火,不是火太猛糊了锅底,就是火太蔫赶不上火色,自己还被烟火熏得鼻涕眼泪直流。我笑小姨不中用,小姨骂我好吃懒做,外婆只能自己全权操作。

烙熟的面饼薄光透亮,麦香扑鼻,待冷却后折叠成手掌宽的长条,一条条码放于案板上,用纱布将码好的面饼长条包紧裹好,盖上木锅盖,再压一块大青石,大约一个时辰,移开青石,拿出被压瓷实的长条,横切为细丝后,整齐码放于竹篮中,苫上厚布,吊置于屋梁上待用。食用时,只烧一锅酸辣油香的煎汤,然后浇烙面入碗即可。

弹指一挥间,几十年过去了,外婆早已驾鹤西去,我离家也越来越远,城市的喧嚣与繁忙渐渐模糊了我对家乡的记忆。但每当夜深人静,或是逢年过节,总会回味外婆做烙面的过程,就像是在编织一个关于家的故事,每一碗烙面都承载着外婆的爱与温暖。那一刻,我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在耳边轻轻回响,那是童年的欢笑,是家的温馨,是无尽的幸福。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思乡之情。这时,一碗浇汤烙面便成了最好的慰藉。

我也曾尝试着按照外婆的方法,自己动手做过烙面。虽然手艺远不如外婆那般精湛,但那份心意与情感却分毫不减。每当端上一碗冒着热气、飘着辣香的烙面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小院,看到了外婆慈祥的笑容,听到了她轻柔的呼唤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与孤独都烟消云散,只剩下满满的幸福与温暖。